

人类与其他动物共存，
是这个世界所特有的现象。

席永君 李晓铃 编译

人文视野里的昆虫世界

蝴蝶的翅膀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蝴蝶的翅膀

人文视野里的昆虫世界

席永君 李晓铃 编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2001·成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文视野里的昆虫世界:蝴蝶的翅膀/席永君编
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0.12
(人文动物书系/席永君主编)
ISBN 7-220-05280-4

I. 人... II. 席...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3642 号

HU DIE DE CHI BANG

蝴蝶的翅膀

(人文视野里的昆虫世界)

席永君 李晓铃 编译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技术设计
责任校对

徐 英
文小牛
古 蓉
伍登富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盐道街3号)
<http://www.booksss.com>
E-mail: 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6679239

印 刷

四川绵竹教育印刷厂

开 本

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

4.625

字 数

99 千

版 次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

1-8000 册

书 号

ISBN 7-220-05280-4/I·808

定 价

9.00 元

■ 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中国

许地山

蝉.....1

蜜蜂和农人.....2

周作人

苍蝇.....4

蚯蚓.....8

虱子.....14

秋虫的鸣声.....20

蓑衣虫.....22

萤火虫.....24

丰子恺

向蚂蚁敬礼.....31

缪崇群

夏虫之什.....35

一、人虫泛论.....36

二、蝇.....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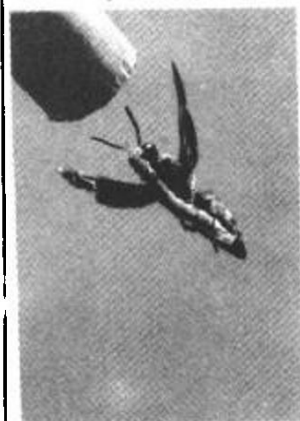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蛇.....38

四、萤.....40

五、蜈蚣.....41

六、蝉.....41





七、壁 虎	43
八、臭 虫	44
九、蝎	45
十、蚊	47

徐玉诺

紫罗兰与蜜蜂	48
--------------	----

席永君

蚂蚁上树	50
------------	----

洁 尘

蝴 蝶	55
-----------	----

陈瑞生

蜻蜓之歌	58
------------	----

被屎壳郎消解的城乡观念

或差别	63
-----------	----

陈小繁

后院的蚂蚁们	68
--------------	----

凸 凹

蜂：一个字的词	72
---------------	----

法国

法布尔

NAD 6/02

绿色蛴蛴儿 76

泥 蜂 81

萤火虫的灯 86

列那尔

蟋 蟀 91

萤火虫 93

蓬 热

蜗 牛 94

英国

哥尔德斯密斯

蜘蛛 97

吴尔芙

飞蛾之死 1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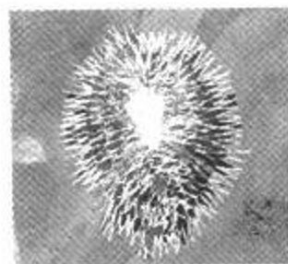
布瑞南

昆虫札记 107

德国

图霍尔斯基

臭 虫 112





俄国

普里什文

蜘蛛.....114

灰蝴蝶.....118

葡萄牙

佩索阿

苍蝇.....120

比利时

梅特林克

蜜蜂的发怒 123

美国

富兰克林

蜉蝣.....130

惠特曼

野蜂.....133

日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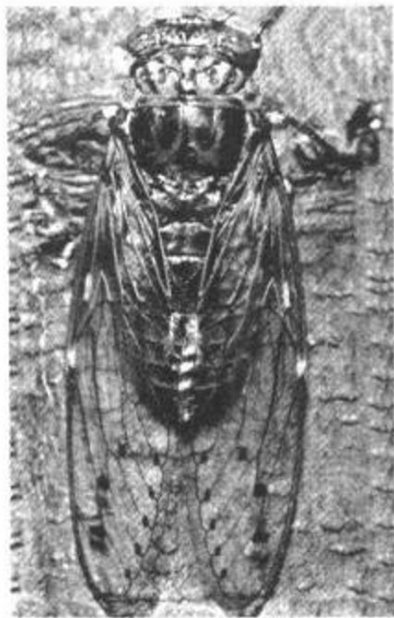
永井荷风

虫声.....138

许地山 (1893~1941)，生于台湾。名赞堃，字地山，笔名落华生。中国新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家。二十年代先后留学美国和英国，并曾在印度研究梵文和佛学，一九三六年起任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缀网劳蛛》、《危巢坠简》，散文集《空山灵雨》、《杂感集》，论著《印度文学》、《道学史》等。

蝉

许地山



急雨之后，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。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，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。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，正滴在蝉翼上。蝉嘶了一声，又从树底露根摔到地上了。

雨珠，你和它开玩笑么？你看，蚂蚁来了！野鸟也快要看见它了！



蜜蜂和农人

许地山

雨刚晴，蝶儿没有蓑衣，不敢造次出来，可是瓜棚的四围，已满唱了蜜蜂的工夫诗：

彷徨，徨徨！徨徨，彷徨！

生就是这样，徨徨，彷徨！

趁机会把蜜酿，

大家帮帮忙，

别误了好时光。

彷徨，徨徨！徨徨，彷徨！

蜂虽然这样唱，那底下坐着三四个农夫却各人担着烟管在那里闲谈。

人的寿命比蜜蜂长，不必像它们那么忙么？未必如此。不过农夫们不懂它们的歌就是了。但农夫们工作时，也会唱的。他们唱的是：

村中鸡一鸣，

阳光便上升，
太阳上升好插秧。
禾秧要水养，
 各人还为踏车忙。
东家莫截西家水，
西家不借东家粮。
 各人只为各人忙——
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
不管他人瓦上霜。”





周作人（1885~1967），原名櫟寿，字星杓，号知堂。浙江绍兴人。曾留学日本。“五四”时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，历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、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、北平大学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，抗战期间曾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。五十年代后定居北京，从事翻译工作，著有散文集《自己的园地》（1923）、《雨天的书》（1925）、《泽泻集》（1927）、《永日集》（1929）、《看云集》（1932）、《夜读抄》（1934）、《苦茶随笔》（1935）、《苦竹杂记》（1936）、《风雨谈》（1936）、《瓜豆集》（1937）、《秉烛谈》（1940）等数十种，著译甚丰。

苍 蝇

周作人

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，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。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，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——苍蝇共有三种，饭苍

蝇太小，麻苍蝇有蛆太脏，只有金苍蝇可用。金苍蝇即青蝇，小儿谜中所谓“头戴红缨帽，身穿紫罗袍”者是也。我们把它捉来，摘一片月季花的叶，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，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，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，标题云“苍蝇玩物”，即是同一的用意。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，取灯心草一小段，放在脚的中间，他便上下颠倒地舞弄，名曰“戏棍”；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，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，很是好看。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，用快剪将头切下，它的身子便仍旧飞去。希腊路吉亚诺思（Lukianos）的《苍蝇颂》中说：“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，也能生活好些时光。”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地玩耍的了。

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洗礼，知道苍蝇能够传染病菌，因此对于他们很有一种恶感。三年前卧病在医院时曾作有一首诗，后半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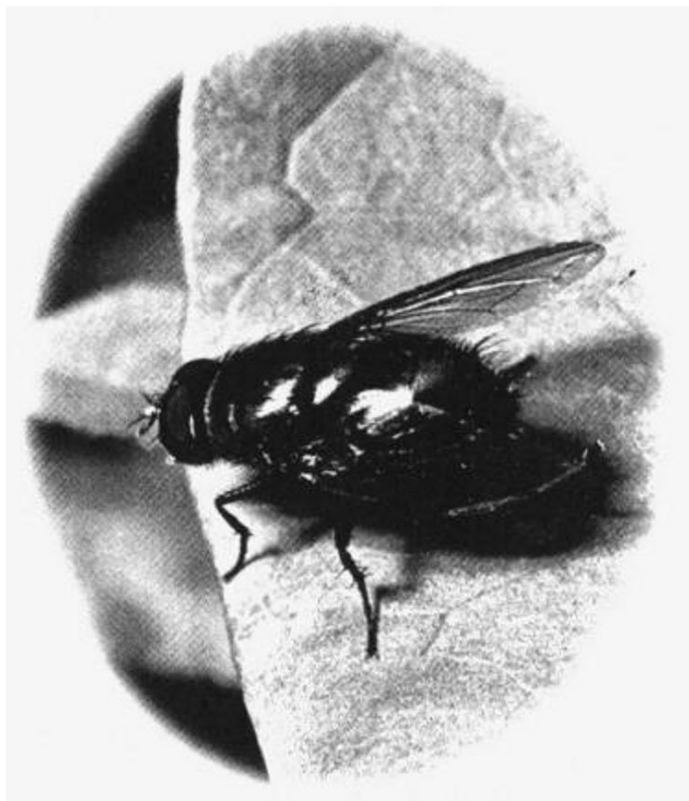
大小一切的苍蝇们，
美和生命的破坏者，
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呵，
我诅咒你的全灭，
用了人力以外的
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。

但是实际上最可恶的还是他的别一种坏癖气，便是喜欢在人家的颜面手脚上乱爬乱舔，古人虽美其名曰“吸美”，在被吸者却是极不愉快的事。希腊有一篇传说，说明这个缘起，颇有趣味。据说苍蝇本来是一个处女，名叫



默亚（Muia），很是美丽，不过太喜欢说话。她也爱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（Endymion），当他睡着的时候，她总还是和他讲话或唱歌，使他不能安息，因此月神发怒，把她变成苍蝇。以后她还是纪念着恩迭米盎，不肯叫人家安睡，尤其是喜欢搅扰年轻人。

苍蝇的固执与大胆，引起好些人的赞叹。诃美洛思（Homeros）在史诗中常比勇士于苍蝇，他说，虽然你赶他去，他总不肯离开你，一定要叮你一口方才罢休。又有诗人云，那小苍蝇极勇敢地跳在人的肢体上，渴欲饮血，战士却躲避敌人的刀锋，真可羞了。我们侥幸不大遇见渴血的勇士，但勇敢地攻上来舐我们的头的却常常遇到。法勃尔（Fabre）的《昆虫记》里说有一种蝇，乘土蜂负虫入穴之时，下卵于虫内，后来蝇卵先出，把死虫和蜂卵一并吃下去。他说这种蝇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红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袭击旅人，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确也可佩服，倘使希腊人知道，或者可以拿去形容阿迭修思（Odysseus）一流的狡狴英雄罢。



中国古来对于苍蝇也似乎没有什么反感。《诗经》里说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樊。岂弟君子，无信谗言。”又云：“非鸡则鸣，苍蝇之声。”据陆农师说，青蝇善乱色，苍蝇善乱声，所以是这样说法。传说里的苍蝇，即使不是特殊良善，总之决不比别的昆虫更为卑恶。在日本的俳谐中则蝇成为普通的诗料，虽然略带湫秽的气色，但很能表现出温暖热闹的境界。小林一茶更为奇特，他同圣芳济一样，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，苍蝇当然也是其一。检阅他的俳句选集，咏蝇的诗有二十首之多，今举两首以见一斑。一云：

笠上的苍蝇，比我更早地飞进去了。

这诗有题曰《归庵》。又一首云：

不要打哪，苍蝇搓他的手，搓他的脚呢。

我读这一句，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，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，所以也是无法。《埤雅》云：

“蝇好交其前足，有绞蝇之象……亦好交其后足。”这个描写正可作前句的注解。又绍兴小儿谜语歌云：“像乌豇豆格乌，像乌豇豆格粗，堂前当中央，坐得拉胡须。”也是指这个现象。（格犹云“的”，坐得即“坐着”之意。）

据路吉亚诺思说，古代有一个女诗人，慧而美，名叫默亚，又有一个名妓也以此为名，所以滑稽诗人有句云：

“默亚咬他直达他的心房。”中国人虽然永久与苍蝇同桌吃饭，却没有人拿苍蝇作为名字，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为诨名而已。



蚯 蚓

周作人

忽然想到，草木虫鱼的题目很有意思，抛弃了有点可惜，想来续写，这时候第一想起的就是蚯蚓，或者如俗语所云是曲蟾。小时候每到秋天，在空旷的院落中，常听见一种单调的鸣声，仿佛似促织，而更为低微平缓，含有寂寞悲哀之意，民间称之为曲蟾叹窠，倒也似乎定得颇为确当。案崔豹古今注云：

“蚯蚓一名蜿蟺，一名曲蟺，善长吟于地中，江东谓为歌女，或谓鸣砌。”由此可见蚯蚓歌吟之说古时已有，虽然事实上并不如此，乡间有俗谚其原语不尽记忆，大意云，蝼蛄叫了一世，却被曲蟾得了名声，正谓此也。

蚯蚓只是下等的虫豸，但很有光荣，见于经书。在书房里念四书，念到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，论陈仲子处有云：

“充仲子之操，则蚓而后可者也，夫蚓上食槁壤，下饮黄泉。”这样它至少可以有被出题目做八股的机会，那时代圣贤立言的人们便要用了很好的声调与字面，大加以赞叹，这与螭同是难得的名誉。后来《大戴礼·劝学篇》

中云：

“蚓无爪牙之利，筋脉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饮黄泉，用心一也。”又扬泉物理论云：

“检身止欲，莫过于蚓，此志士所不及也。”此二者均即根据孟子所说，而后者又把邵武士人在《孟子正义》中所云但上食其槁壤之土，下饮其黄泉之水的事，看做理想的极廉的生活，可谓极端的佩服矣。但是现在由我们看来，蚯蚓固然仍是而且或者更是可以佩服的东西，它却并非陈仲子一流，实在乃是禹稷的一队伙里的，因为它是人类——农业社会的人类的恩人，不单是独善其身的廉士志士已也。这种事实在中国书上不曾写着，虽然上食槁壤，这一句话也已说到，但是一直没有看出其重要的意义，所以只好往外国的书里去找。英国的怀德在《以色列的自然史》中，于一七七七年写给巴林顿第三十五信中曾说及蚯蚓的重大的工作，它掘地钻孔，把泥土弄松，使得雨水能沁入，树根能伸长，又将稻草树叶拖入土中，其最重要者则是从地下抛上无数的土块来，此即所谓曲蟾粪，是植物的好肥料。他总结说：

“土地假如没有蚯蚓，则即将成为冷，硬，缺少发酵，因此也将不毛了。”达尔文从学生时代就研究蚯蚓，他收集在一年中一方码的地面内抛上来的蚯蚓粪，计算在各田地的一定面积内的蚯蚓穴数，又估计他们拖下多少树叶到洞里去。这样辛勤地研究了大半生，于一八八一年乃发表他的大著《由蚯蚓而起的植物性壤土之造成》，证明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肥土都是由这小虫的努力而做成的。他说：

“我们看见一大片满生草皮的平地，那时应当记住，



这地面平滑所以觉得很美，此乃大半由于蚯蚓把原有的不平处所都慢慢地弄平了。想起来也觉得奇怪，这平地的表面的全部都从蚯蚓的身子里通过，而且每隔不多几年，也将再被通过。耕犁是人类发明中最为古老也最有价值之一，但是在人类尚未存在的很早以前，这地乃实在已被蚯蚓都定期地耕过了。世上尚有何种动物，像这低级的小虫似的在地球的历史上，担任着如此重要的职务者，这恐怕是个疑问吧。”

蚯蚓的工作大概有三部分，即是打洞，碎土，掩埋。关于打洞，我们根据汤木孙的一篇《自然之耕地》，抄译一部分于下：

“蚯蚓打洞到地底下深浅不一，大抵二英尺之谱。洞中多很光滑，铺着草叶。末了大都是一间稍大的房子，用叶子铺得更为舒服一点。在白天里洞门口常有一堆细石子，一块土或树叶，用以阻止蜈蚣等的侵入者，防御鸟类的啄毁，保存穴内的润湿，又可抵挡大雨点。

“在松的泥土打洞的时候，蚯蚓用它身子尖的部分去钻。但泥土如是坚实，它就改用吞泥法打洞了。它的肠胃充满了泥土，回到地面上把它遗弃，成为蚯蚓粪，如在草原与打球场上所常见似的。

“蚯蚓吞咽泥土，不单是为打洞，它们也吞土为的是土里所有的腐烂的植物成分，这可以供他们做食物。在洞穴已经做好之后，抛出在地上的蚯蚓粪那便是为了植物食料而吞的土了，假如粪出得很多，就可推知这里树叶比较的少用为食物，如粪的数目很少，大抵可以说蚯蚓得到了好许多叶子。在洞穴里可以找到好些吃过一半的叶子，有一回我们得到九十一片之多。